

大风堂门人轶事

万君超

“大风堂”是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子两人共用的堂号。最早开始使用这个堂号的确切年月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大致是在 1925 年左右。当年张大千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西门路 169 号的时候，曾收藏了一幅名人张大风的《诸葛武侯像》。张善子一向崇拜汉高祖刘邦，尤其喜欢那首《大风歌》，所以兄弟两人一致同意用“大风堂”作为画室之名。所以后来两人开堂收徒，传道授艺，所有男女弟子们皆被称为“大风堂门人”。

张大千和张善子两人一生究竟收有多少名弟子，这也没有非常确切的数字。根据门人巢章甫、萧朴、陈从周三人在 1948 年 10 月所编的《大风堂同门录》，以及后来汪毅在 2006 年所编的《大风堂同门录》和《大风堂同门录（续）》，可知张氏兄弟从 1925 年到 1983 年共收有弟子 127 位。其中张善子约有十几位弟子。其弟子人数之多（其中有女弟子 40 名），为现代画坛第一。其中还不包括后来被逐出“师门”的胡若思和晏济元两人。

从上述的资料来看，最早拜门“大风堂”的是安徽歙县人吴子京（生卒年不详），入门时间为 1925 年的上海，第二人应该是江苏江都人胡若思（也可能是第一人）。最后一名弟子的拜门时间无法确定，也从上述资料来推定的话，似乎应该是湖南人匡仲英，时间为 1972 年的台湾。所以曾有人将 1956 年到 1966 年期间张大千在香港和巴西所收的 4 位弟子：张师郑、孙家勤、沈洁、王旦旦，称之为“关门四弟子”，应该有误。

从现在已知的《大风堂同门录》的资料来看，他们的身份与其他画坛门派有不同之处。其中有夫妇同门的：萧建初与张心瑞、刘力上与俞致贞、李方白与宋继美、唐鸿与冯璧池、张师郑与王旦旦。有父子同门的：唐灏澜与唐鸿、王汉翹与王文卓。有张氏家族自己兄弟姐妹、子侄同门的。有一家五姐妹同门的：郁慕贞、郁慕洁、郁慕娟、郁慕云、郁慕莲。这样的“血缘”关系，看似巧合，其实说明大风堂在当时的名望，也为这一画派以后能够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大千和张善子的收徒仪式完全是传统式的。我们不妨从当年何海霞（1908—1998）拜张大千为师的仪式中去了解一下详情。何海霞当年在北平画坛初露才华，尤以临摹古人作品而为人称誉。他想拜旅居北平的张大千为师，就托琉璃厂佩文斋裱画店老板张佩卿代为介绍。因张大千与之素有交往，并时来店中观画。张氏就叫何海霞将一幅《餉鸟图》悬挂于佩文斋内。此图曾发表于当时的《艺林月刊》，是一幅临古之作，但笔力非常老到。果然，张大千见了之后，颇为赞许，并问了何海霞的情况。张佩卿见机提出何想拜其为师的愿望。张大千当时

并未允诺，只是表示愿意与何海霞面晤。

在 1935 年春的某一天，何海霞将其岳父资助他的一百银圆作为拜师见面礼，在北平虎坊桥附近的春华楼正式拜张大千为师。时有北平名士管平湖（画家兼古琴家）、刘北庵（收藏家）等人在座，颇为隆重。何行毕跪拜礼，再呈拜师礼金。张大千回赠《张大千画集》等。不久之后，张大千将一百银圆还给何海霞并说：“你送来银圆，执弟子礼，我如不收，非礼也。现在我还给你，表示师礼，你如不收，亦非礼也。我们都是寒士，艺道之教不论金钱！”此事曾在艺林传为佳话。后来有人曾说，此事如果放在齐白石老人身上的话，那简直是不可想象之事。

张大千收徒还有一件令人不可想象之事，那就是他可以委托“生平第一知己”李秋君（1899—1971）为其代为收徒并举行拜师仪式。李秋君出身于当时上海滩富豪世家，李氏家族是著名的宁波“小港李家”，以河海航运起家致富。李秋君的几位哥哥虽是商场中人，但均喜欢书画，所以与张大千交往甚密，堪称是张大千早年重要的艺术“资助人”。李秋君与张大千结识之后，也成为翰墨密友。李后来曾有意与张大千结成佳偶，但张大千已有二房夫人。按李氏家族当时的声望，李秋君是断不可能做人小妾的。所以这段姻缘终究未能如愿，而张大千一直将她视为“红颜知己”，不似夫妻却胜似兄妹，而李秋君为之

终身未嫁。所以张大千有时不在上海，而又有人想拜其为师，则全权委托李秋君作代理人，或决定收与不收，俨然是“师娘”和“二女主”的身份。这在当时的书画界里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事。

张大千招收弟子是否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按道理首先应该看是否有一定的绘画天赋和基础。但有时也并不尽然。张大千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和自我经营之人，所以他在收徒方面也会较多考虑自己的社会人脉关系，因此有时收弟子的标准也比较随意。比如女弟子叶名珮，出身富家，喜琴棋书画，尤其精擅古琴。曾拜苏州籍女画家顾青瑶学画，而顾与李秋君关系甚密。顾青瑶后来就推荐叶名珮拜张大千为师，经李秋君引见，张大千同意与其见面之后再定。张大千闻知叶擅古琴，亦不看她的画作，遂取出家藏一张古代名琴，命其演奏一曲。张大千听罢大喜，当即举行仪式收为弟子。

一般而言，拜大风堂门下学画者，如果学画并非纯为谋生，实属陶冶性情，流连风雅，则张大千对弟子的人门标准就相对较低。反之则相对较高，主要是看此人的书画基础或是否有此天赋和悟性。比如何海霞、胡若思、刘力上、俞致贞、田世光、曹大铁、巢章甫等人均属此例。有时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轰动效应和扩大知名度，比如 1945 年冬在上海李秋君家中，同时收郁氏五姐妹为大风堂女弟子，时人曾称之为“五美拜

师”，轰动一时，传为画坛盛事。

张大千究竟是如何教授或指导门下弟子学画的？我们知道，张大千交际广泛，应酬繁忙，且居无定所，喜“云游”四方，而且自己也要创作大量的书画以此谋生，所以他不可能对所有的 120 余位弟子的学画都予以一一辅导，亲自教。或让弟子临摹古人，或自己创作作品，他再予以一一评点修改。但能够有较长时间在张大千身边聆听教诲的弟子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弟子都靠“自学”，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所以有的弟子一生见师面授的次数屈指可计。也有弟子原先就已经拜他人为师，也有一定的绘画素养和知名度，只不过是找个名头更大的老师来装饰自己，借“大风堂”的名号以此谋生而已。故在大风堂中，也不乏某些滥竽充数的弟子。只是在此无法一一指名道姓。

张大千一生究竟创作有多少幅绘画作品，恐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也有研究者粗略估算在 3 万件左右。姑且认定这 3 万件作品全是张大千的真迹，那么其中是否有弟子代笔？或画为弟子所作，而题跋印鉴皆真的作品？

张大千在 1925 年左右所收的“开门弟子”胡若思（原名俨，1916—2004），是一位书画商人之

子。他的父亲是张大千作品的代理商，所以关系甚密。胡若思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熏陶，所以对绘画极具天赋和悟性，胡父在儿子 9 岁时就让他拜张大千为师。此时张大千画名未彰，仍在倾心临摹和仿作石涛、八大的作品。而胡若思随师学画时，即深受熏习。数年之后临摹石涛作品几能乱真，尤擅石涛浅绛山水，笔墨风格神似张大千。有时张大千画债甚多，且有指明要石涛风格山水，难以应接。就让胡若思代笔，他再修润题跋铃印，当时竟无人知是弟子代笔和师徒“合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大千被日本人软禁在北平，无法脱身南下，且有谣传已经“遇难”。胡若思就在上海伪制张大千画作百幅，其中尤以石涛风格浅绛山水居多，并举办画展，名曰“张大千遗作展”。人皆不知其伪亦难辨真假，遂抢购一空，因此引起上海大风堂其他弟子的公愤。后张大千设计逃离北平，到上海之后，登报声明，将胡若思逐出“师门”，永不相认。笔者近年常在朵云轩和上海文物商店中，鉴别胡若思早年在大风堂门下时所作石涛风格的设色山水，笔墨之苍遒和秀润，真叹为观止。

叶浅予先生曾有诗曰：“大风门下下，画迹遍寰中。”据汪毅所编著的《大风堂的世界》一书中不完全统计，遍布海内外的大风堂再传弟子多达 380 余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大风堂画派”，而且这个画派的影响力不是任何一个其他个人画派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而张大千正是这个画派的“精神领袖”和“开山宗师”，这是一个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画派。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承认还是不承认，“大风堂画派”在中国当代画坛上的影响力，至少还可以持续 100 年左右，甚至更为长远。（作者为书画鉴藏家）



夏收(水粉) 1972 年 袁运甫

是“文化”的历史。

西方“文明”的一面大家都看得到，也应当看到，但同时也要看到其煌煌表象背后的野蛮。对于中国几代崇拜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了解西方“不文明”的一面，弄清今日西方“民主”表象下财阀统治之真相，无疑更为需要。

但当今世界的主要媒体完全掌控在一小部分犹太—盎格鲁财阀手里，长期给全世界的芸芸众生洗脑。他们操纵了世界舆论，过滤、虚化、封锁甚至立法禁止他们不欲大众知道的信息，同时大肆传播他们想要大众接受的信息，比如今天的甲流疫情、碳排放概念等。今天世界的“主流信息”中充满着谎言和偏见。凭空虚构事实 and 新闻也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参看乔姆斯基的书）。

因此，深受西方“主流信息”洗脑的中国知识界，有多少人知道希特勒是美国犹太财团扶植起来的？有多少人知道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导致 13 万平民、美军故意用燃烧弹轰炸东京烧死 8 万日本平民，以至战后审判时“轰炸平民死亡”竟不算战罪罪？有多少人知

道美国本来可以不投原子弹，因为日本在西历 1944 年就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盟军要求协商投降？有多少人知道抗战初期美国向日本大量出口钢铁和航空汽油，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南京用的汽油竟是美国提供？纳粹集中营人人皆知，但有谁知道现代集中营原是英国侵略菲律宾为镇压菲律宾人民而发明？高尚的大兵瑞安人人皆知，但又有谁知道美国大兵二战后期在英法德到处强奸民女和女童？又有谁知道当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长达 5 年的长时间里迫害美国各界人士，从政府官员到老百姓，到处揪共产党分子，搞“忠诚调查”，共有 2000 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其恐怖

程度不亚于中国“知识分子”总挂在嘴上的“反右”“文革”？都说西方学术中立，有谁知道美国私人财团基金会拿出数亿美元资助饲养了一大批学者和大学教授，最多一人领到包养费 280 万美元，让他们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学术”？都说西方言论自由，有谁知道德国摇滚歌手雷格纳（Michael Regener）、美国大兵哈尔（Marc A.Hall）只是因为唱了几首“政治不正确”的歌而判入狱？尤其，当今西方有众多“修正主义”学者教授，如法国教授福里松（Robert Faurisson）、英国历史学家戴维·伊尔温（David Irving）等人，因质疑希气室和大屠杀侵犯丁法，前者被判刑后者坐牢，不亦当代文字狱乎？……

所以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并非如中国“知识分子”们想象的那样完美，那样“文明”。

事实上，人类各文化各有其特性，各有其利弊长短。一种完美的文化或历史是不存在的。过去不存在，将来恐怕也不会存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正如西方的文化历史也有很多问题弊端。但问题和弊端不能掩盖中西文化的智慧成就。正因为此，人类文化才显得丰富多样，缤纷多彩。也因此，我最推崇的西方当代学者是，倡扬“文化多样性”的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evi-Strauss），和倡扬“文化个性”（culturalidentity）的美国学者亨廷顿。

“五四”以来，中国人自揭疮疤，自虐自贱，已经够了。中国文化人自绝于自己文化传统之惨烈，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更遑论“复兴”？中国人再也不应该无知地轻贱自己的文化，膜拜别人的文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真正反省百年中国的文化自卑文化自虐，反省百年中国在文化精神上丧魂落魄西向而跪，那将是我们的失责和罪过。

新中国已过了 60 年一个甲子，激烈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也已过去 90 年，一个半甲子。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术批评家）

画外话

河清

为中国文化正名

百年中国文化人，始终文化自卑，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神往西方，魂迷西方。今天，该是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中国文化，本是一个早熟的文化，智慧，丰厚，中庸（不走极端），圆融，灿烂，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而长期如马赛克拼图那样分裂的欧洲，倒是一

部真正意义上充满战争杀戮的历史（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言：整部欧洲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

中国的“为民”政治思想，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奇葩，为中国文化所独有（拙著《民主的乌托邦》有论述），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在 2000 多年前的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郡县制），是非常先进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才告完成。中国选贤与能的科举制，也是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模仿原型。中国传统

的社会形态，曾经是西方 17、18 世纪众多哲人们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楷模。孔夫子（Confucius）的名字响彻当时欧洲的知识界。孔子的画像，法国启蒙大哲伏尔泰悬于书房，持礼供奉。

论哲人思辨——诸子百家，儒道释三脉，智慧辉耀千古；论诗文——诗经屈原唐诗宋词，其多情其音韵，无与伦比；论绘画——宋元山水，其静观其远离尘俗，西方风景画不可同日而语；论音乐——古琴琵琶洞箫二胡等，与西方音乐各有千秋；论戏曲——京剧越剧秦腔豫剧黄梅戏苏州评弹等，无不声腔优美动人心

魄，足与西方戏剧等量齐观……

但在百年中国文化人心目中，中国历史只是专制残暴，而西方历史则代表了文明“文明正史”。

事实是，西方自古罗马毁于蛮族入侵，之后长期处于真正的黑暗之中。文明断绝，暗无天日。古代典籍除了流落拜占庭帝国一部分，主要幸亏了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翻译才得以留存。后来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阿拉伯译本才了解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科学知识。就是说，西方“人本主义文明”，是到阿拉伯文化那里拐了一个大弯，才得以延续。只是今天西方主流学界羞于多提。

在长达 1000 多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是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西历 17 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盜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盜女王”）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绝望之下，宗教兴盛。所以当

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当时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远比西方更文明。

西方文明史，其实被中断了一千年！

直到 500 多年前，也就是中国明朝中叶，西方人才从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惊奇地了解到自己的远祖原来很“以人为本”。于是乎才发起一个“古代重生”（Renaissance），所谓“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这是一场“复古”运动，或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正因为西方人长期受教权和君权的压迫，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被压太甚的西方人才奋起呼号要“人权”要“自由”。通常情况是，哪里呐喊呼求什么，正是那里太缺这东西。

可以说，西方开始“文明”的历史，不过 500 年。但总体而言，西方这 500 年历史，依然充满了残暴杀戮。当年鲁迅不知西方历史，不然，他也会看完这部西方历史后怒道：只读出“吃人”二字！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殖民史，本是一部血腥掠夺史。正如林文铮先生所说，西方历史是“武化”横行的历史（至今依然），中国才

博文选登

张艺谋的书法品味

我一直很想知道，书法，或者说文字的书写和美化，在人们日常视觉生活中的情形，尤其是，别的视觉艺术家在涉及这方面时，是采用哪种形式和风格，并与人们的视觉经验发生关联的。电影、电视是跟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视觉传媒，它们的传达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影响着人们对书法的审美偏好。尤其是，当这些电影电视跟名导演有关的时候。比如，张艺谋。

最直接的莫过于电影海报上的片头书法。显然，这是导演趣味的直接反映。于是将张艺谋作品中涉及书法的内容一一搜索，看看张艺谋的关于书法的趣味或品味到底如何，又是如何变

化的——

1992 年的《秋菊打官司》，片头书法代表当时书坛较高水平。清朗雄健，睹之神清气爽。

1994 年的《活着》，用笔厚重拙朴，艰涩凝重，与片中之意甚合。

1999 年的《我的父亲母亲》，类似钢笔书信效果，很有趣味。

2004 年的《十面埋伏》，书法甚佳，融合碑帖，厚重灵秀，摇曳多姿，诡谲莫测。

2005 年的《千里走单骑》，书法很好，厚重饱满，不乏灵动稚拙。

2006 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江湖俗书。

2010 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书法更加拙劣低俗。

由上可知，张艺谋还是挺重视片头书法的。甚至从 2002 年到 2005 年，还有专业的书法家。2008 年之后，启用江湖俗书，一无可观。从张牙舞爪、浑油拙劣的片头书写来看，大概预示着张导影片的一个新方向。

书法与大众越来越隔膜了。绝大多数人，对于书法的美丑已经没有判断能力了，哪怕是艺术

家，著名的视觉艺术家。长此以往，这门艺术不会有很好的将来。

邱才权（书法家）/ 文

艺术学科教改设想

本人一直认为目前艺术学科的专业设置分得太窄太细，学生的创造能力不强，易陷入匠人技工的窠臼，与时代脱节。因此，在今后担任学院一把手期间，打算推行将本院本科设置的设计、新媒体、油画、中国书画、版画、雕塑等专业都打通的教学改革计划，即：四年本科中的前三年（或两年半），所有学生都必修上述专业，本科四年级再根据个人情况分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的口号是：宽口径，厚基础。这个口号对于艺术教学来说也极为适用。

好的教育应该不仅重视技

能，更应该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也许我们一时没有给学生，毕业就能够找到工作的技能，但是我们试图为学生一生的发展负责。

另外，在教师当中提倡独立思考精神、在学科建设中加强当代艺术理论研究等等，也是今后要反复强调和实施的。

徐唯辛（画家）/ 文

牛起来靠什么

赵本山春晚演出的一个小品《捐款》，里面有句台词：“美国人牛成啥样了，不也上咱这儿借钱来了吗？”此语一出，顿时引起台下欢呼。为什么这句台词能够博得观众的喝彩？原因是它让中国人找到了某种自信，有一种扬眉吐气的释放感。网上有诸多评论，说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杨卫（策展人）/ 文